崇百藥齋三集

崇百藥齋三集弟九

陽湖陸繼輅祁孫

薌溪集 壬辰 癸巳

題貴溪志

白紵新詞綠綺絃溪光山色鎮爭妍如何方志傳名宦
斷自乾隆十八年

山行口占

五月薌溪未有詩麄官廢學竟如斯筍輿使曉迎凉坐
剛是吟魂欲返時
細研金碧畫屏風夾道濃青間淺紅出得縣城無十里
此身已在萬山中

石磴千盤斷復連肩輿一步一遷延前驅暫見春旂影
早共閒雲到半天

望見炊烟覺飯香山田早稻已登場放晴纔畫通明詔
又乞秋霖插晚秧（求晴甫二十日又擬求雨）

漫擬劉郎賦曉行官情笑我雜鄉情山靈猶恐驚秋慣
禁住秋蟲第一聲（是日爲七月朔尚未聞秋蟲聲）

聽訟方知無訟難炎天日日正衣冠乍來蕭寺披衿坐
便作湖灣消夏看

屋小如舟稱釣徒（署舍西偏有小齋兩面皆窗余署日小天隨吟舫）疏簾清簟
未全無兼旬不分舟中坐却趁鞭絲入畫圖

病起值七夕

移陰祇覺忙來速佳節剛從病裏知幾片閒雲半規月年年京夜倚闌時

喜雨

處暑熱轉酷火雲燒山城平田折龜兆晚稻猶青青忍死不肯枯似待甘雨傾我師祭靈法求禱苦不靈一日至五日日色逾光晶六日雲油油頗覺涼意生七日始飄灑欲雨如未能或言七星巖有井聯七星汲井得水族是即龍之精迎歸試申禱當驗明府誠聞言信不疑此事非無徵城南多峻嶺石磴盤崚嶒肩輿不得上令尉皆徒行願體蒼蒼德救此里里氓果然一介物爬沙入銀瓶前導旗五色高架臺三層僧衆復道衆合誦所

習經縣胥及營卒吹螺擊銅鉦喧鬨三晝夜稍稍達龍
聽忽焉起煙霧忽焉驅風雹臺前萬展齒和此撒菽聲
日中逮日晡喜極翻成驚馳遣問四鄉湛恩悉欽承何
乃太神速慰語恐過情答云得雨後山水如懸絙所積
遂已多溝澮皆滿盈聞此乃大慰拭目新榖登貴溪民
氣漓殉財不殉名死父居奇貨誣控呼公庭屍蟲出戶
外未見額泚爭生妻悲覆水道旁棄孩嬰金盡輒求益
操械相鬭爭神怒降凶年譴罰理所應移俗長官責中
夜心回縈懲之詎無術我性非鸇鷹卽茲消亢旱天意
彌可憑赦罪更錫福惡惡終從輕厚培四民秀嚴定蠹
役刑歲計或有餘日課亦有程幸得免徵調庶望三年

成

山行待燭久坐

籠燭苦易殘露坐秋氣警雪雹時一明照見萬松頂

迎長官泊舟河潭浦竟日不至

呼僮攜襆被言就小舟臥舟行人不知卅里夢中過河潭浦口松竹饒縣境已盡停雙橈天上旌旗久未下坐看黃葉風前飄曉禽毛羽似相識見爾出樹仍還巢斜陽衰草秋無際心感長官知客意漁家生小習菰蒲罟

汝溪頭一日憩溪頭村店酒亦清恨乏秋士栖同傾蘇溪何止無秋士九月不聞絡緯聲尋秋漫說江鄉好買螃來蘺前伴少醉來讕語謝監州甘爲持螯去官早

無蟹

河潭浦對月 展重陽後三日

倦來常早息殘月見尤難此夜明如許高眠意未安瀟聲聽激宕竹影逼清寒得句無人賞題箋付汝看

繡觀音一首為朱大令錫均亡室王夫人作

繡觀音觀音知妾心不祝長年祝解脫前身本是伽陵鳥伽陵那得雙栖慣一杵清鐘妙音散剩有蓮臺滿月容曾施蘭若當風幔啞絨窗下午陰遲畢竟留將未斷絲憔悴易驚潘岳老神情猶有濟尼知繫泊花漂經幾載針聲燈影依稀在果然合浦有還珠不逐罡風墮塵海塵海蒼茫總可哀珠光亦是劫中灰何如玉貌生天

去七寶關邊相見來

流口雨泊

幾秋情緒頗忽忽又放輕舟到縣東十里溪流分弋貴一山霜葉間青紅厭煩父老攜芹獻賒顧兒曹折桂同是日迎謁廖儀卿權倫索江南題名錄不得向晚歸心留不住雲灣烟雨接冥濛

詣文坊勘獄輿中得八絕句

來去剛偷兩月閒肩輿趺坐抵禪關一痕淺黛疏林外知是秋雲是遠山

下山如俯上山眠一綫盤蛇接遠天風定濃雲飛不迮裹將濕翠撲吟肩

山家日出動炊煙共說秋成勝去年最是綠蘿情意好
自來補屋不須牽
一枝霜色鷹來紅佛手香清柚子濃不道入山春正艷
沿溪卅里看扶容
呂端小事戒分明轉恨瀰溪水太清籬落有花堪對飲
更無鰕蟹到山城
江鄉此日正持螯三李差肩興尚豪謂申耆心攸紹仔若使瀰
溪通笠澤一帆便擬放輕舠
小同連日有新詩一種春光望遠時待得買山歸計定
多應汝亦鬢添絲
詞客原非理劇才勝情尚爲蕭齋催似鬥猿鶴私相語

雀鼠一呼君便來

復自文坊至花橋道中作

閏秋濃露未成霜春樹纔飄幾葉黃石磴疎花都引蔓水田晚稻又登場相期善願消豐歲最引歸心是夕陽若許買山閒種竹也應不減蜀中桑南鄉多竹山民以造紙

宿花橋

眼底分明宿霧開斜陽衰草此徘徊惜無僧寺堪留住行館甚湫隘卻似吾廬已暫同吾鄉亦有花橋在敝廬西南十許步淺水忽噴三尺瀑小松全點一山苔年豐畢竟人情好父老爭攜雞黍來

喜趙孝廉頻自合肥來謁因寄同學諸君

皖臺一別又經年客燕嘗巢耐屢遷結習愛稱前博士
此來敢媿族先賢城低不掩山容好霜重翻增樹色妍
多感巢湖舊游伴片帆飛破葛溪烟
君家咸籍司訓對㵎明經彥倫最相思稍恨書來不寄詩贈別語
言勞序述重逢要約總支離名經幅幅從游少連得南北鄉試題名及門獲儁者惟張生爾琪一人拙官勞勞作答遲但問浮槎山上月
年年見我鬢添絲

舟行即事

勞勞渾自笑行役是閒時久拄看山笏還傾賞雨巵裁
箋遺遠道倚枕得新詩柔櫓知人意迎風作計遲

遊龍峯瑞相寺并贈寺僧寶琹

登陸卽見山山平徑猶直溪橋隔仙凡稍覺石磴窄數
轉入霜林艷奪萬花色林外七八峯峯峯間肥瘠覩面
復何如相背已奇特舍輿亟徒行禪鐘正招客
蕭寺四無鄰尋峯擁其背山僧導客游頗復工應對一
峯輒一名取象亦云類豈知徑一轉卽又失故態朝暉
非夕陰何因得雕繪
峭壁忽當路下有竹萬竿草花不知名顧影矜清之展
菌倚竹坐積雨灑我冠左盼右復招四面圍烟鬟得置
一金屋足㢁千嬋娟柰何處幽僻蹉跎結新歡由來絕
世姿窮巷性所安
吾友張志和渚夙昔習游釣爲我說此山勸我卽登眺

今來證君言覺未盡山妙山奇不在高離立見孤峭應識游山人稜稜骨猶傲

雨過天氣佳無風亦無日坐久忘朝昏愛山願歸佛僧言最高頂有路可攀越惜哉濟勝具非復舊腰膝即事感遲暮因之惜離別來飯香積厨相期春笋茁

山僧吳下至曾艤蠡河艇一水復一巨所歷悉真境因君話瓢笠悲我去鄉井汲我惠山泉賚我蜀山茗我歸君儻來茲游得重省

初冬以事上郡舟中隨筆

舟輕水淺出鄉溪溪上雲鬟向客低忽倚篷窗動歸思霜林深處午雞啼

弋溪得雨後鄉溪一色青青麥種齊更得明年炊餅大
不須苦憶蟹螯肥
誰家水碓轉風輪激得恬波瀉水銀一夜聽泉兼聽雨
分明人住瀉湖濱
一路波光綠上窗弋陽江接上饒江玉山橫插真多事
不放船通七里瀧
鬖影依稀化碧雲游蹤處處黯離魂怪他衣上江州淚
不掩杭州舊酒痕
一樣開奩曉鏡圓分無豔影照嬋娟何當徑趁秋潮長
喚取江山九姓船
我怪茲鄉水太清生來兒女總無情却看白鷺雙眠穩

不作林鳩逐婦聲

朝來烟雨更淒迷催我開箱換袷衣寒竹伶傳溪水瘦

讓他一朵濕雲肥

河口處傳百貨羅我無餘俸枉經過只除竹榻頻教買

近日鄉音聽更多

亦有茶山郡治東吾家故事煮茶工粗官縱使無鄉思

不奈山同姓又同

如此清流孰命名山君威望旅魂驚向問蘭雪談老虎灘之險閒鷗

知我機心盡來與輕舟結隊行

聽談蔣徑使人愁紅雪全銷鎖畫樓記與樓中人別處

青門衰柳不勝秋悼藕舫也

風阻改道詣郡

到郡百里近朔風忽作劇曳縴與風抗步步頭觸石僮奴勸陸行發晨期抵夕是時天驟寒登車意不懌道旁一老翁趨前問行客君今何所事毋乃太促迫請命或爲民年豐鮮菜色伏莽有急捕齊民久肉食君果何所事爲是不遑息曷不艤船待坐看晩風寂我聞無可答惘惘面生赤揮手別老翁縱目送歸翼

自郡還至鉛山道中作

行入疎林白幾重霜華渲染比春濃最宜肩過輿中坐或有畸人意外逢斷岸昨看帆出地平山偶借塔爲峯此來莫笑趨塵急隨處尋秋策短筇

江西船不施窗小有風雨即終日暗坐戲書遣悶

青山窺容若爲容盡日孤蓬燭影紅擲得布帘成底用
只遮曙色不遮風

雨絲風片過蘇臺手拓文窗四面開除是臨川老詞客
烟波曾見畫船來

移榻小天隨吟舫招山妻茶話

一竿家業抵長鑱浩蕩鷗鄉接枕函此日暫容憑畫檻
幾時眞與挂歸帆船施雙櫓迎嬌 文屋護西頭住阿咸
若使婦言能早聽廿年前已製荷衫

秋容 後二語十月初七夜夢中作足成一絕錄之

秋容似我鬢全雕離角溪頭總寂寥驀地一花驚照眼

風輪不住向人搖

聽雨

簷花窗外急麥浪意中看不經望雲苦焉知得雨難漸期銷溽俗相與飽晨飧庭草行將長歸思爲少安

出城

出城烟景便寬濛水漲雲低一望同十日細飄滋麥雨半帘全隔過溪風瓶花蕉萃香猶在輿中插菊一枝已逾月林鳥鈎輈語漸通貴溪土音極難辨須始辨之莫悵吟成無與賞分明側聽有晃翁

自早禾坂至半山

古樹忽橫路輿阻不得前徒行石磴滑且喜扶杖便步

步握竹行宿雨灑滿肩霑衣亦忘疲樂此山色妍瀑雲飛不高𩙪𩙪連炊烟時時見修蛾窺客青鎖間山溪多積水雨後水行速一石橫阻之隨處起飛瀑清音値煩矜陶寫勝絲竹我昨山家眠終夜聽未足俗塵吹不到燭焰亦成綠且自息勞筋還輿仍此宿

雨甚宿半山 冬至前一日

半山半宿聽雨不知更曾是忠之屬徒云獄以情別茲多悍族何用副虛聲 士民爲上慈父嚴師堂額 一歲最長夜衾溫夢未成

還輿得近體三韻

冬半寒猶淺村居盡启關瀑餘侵曉霧峭減近城山喚

渡不須急溪邊有白鷗

曾博士頌招飲值大雪竟日

賞雪分羊羔開門對象山萬花雲罨重一座鬢毛斑雅集消寒始鄉心逐酒還博士出福貞酒飲客余不飲此酒十四年矣閒庭莫輕掃闊已數年慳

經月不出城霜葉掃落盡矣

沙隄一片夕陽殷隄畔人家早閉關羈宦心情驚晚歲故交鬢鬢感寒山放晴溪水如分暖耐久秋容亦易孱且喜明年花事早十三圓月照春還今年遇閏十二月十五日立春

雪中詣童家坂

蘆剛飄絮柳飛綿粉蝶平添竹樹妍只有寒溪能影碧

全收疊嶂上遥天正憐倦客吟懷減張亨甫自京還閩過訪留一宿去是日得其塗次手書及詩翻翔俎言兆覺便接壞堂陰無恙在顧分甘雪靖烽煙先君官閩中最久時聞有警

病榻即目

重重銀蒜總低垂臥閣窗餘一扇開忽見遥天雲徑尺侍兒剛汲井華來

病起

新月招人一倚闌心閒便作故鄉看閒來忽覺爲僧樂臥久方知特將難除卻藥闌休說病生憎俗客須遷官瑩瑩白鳥紛無數肯爲氷肌略減飡

塘陂晚歸

全掩衣衿扇罷揮晚風先欲送秋來分明一度游山去
背了斜陽向月回

詠筯

勝舔何人借席前竹奴辛苦自年年攫來徒飽老饕腹
失去須防宰相筵細數九能文字貴幾家五鼎子孫傳
病餘我正腰圍瘦為爾停盃一泫然

卽事有作寄劭文粵中

病訊遥傳一道驚先生計日返瑶京幸無他過瑕堪摘
夙抱幽憂謗易成豈有淮陽貧臥治本來諸葛是虛名
迷津盡處神先告導我歸心浩蕩行
較量仕學孰為優出處安能再不謀官事敢如强弩末

鄉心頻觸大刀頭卹鄰諾謝來年責知已恩期異世酬

謂舉主雲汀嶰筠春塘讓廬四先生書在腹中裝在體苦無奇石壓輕舟

張貢人招飲出觀陽平治都功印索詩

樽前拭目見盤螭私印公符未可知一角不隨秦璽折千年如見漢官儀僑居竟作名山主貸豁新修太乙祠時奏假戶部銀二萬兩葺上清宮逸事流傳都讕語傾心久已重儒師堂額朱子書自意極矜重

崇百藥齋三集第十

陽湖陸繼輅祁孫

息隱集 甲午

抵會城東張吳城

乍來塵海閉門居剛得休官樂有餘稍恨江城端午近沿江不見賣鰣魚

君宇初度寄此 四月二十日

嬌女門前帨衰翁桂後冠舉家清似水此井不生瀾曲檻留春在荒場選佛闌筆中芳草色已作故鄉看

病夕示濯姬

夜氣蕭寥萬慮休餞春如昨訝迎秋一燈焰壓三更雨

孤館涼生五月裘贈藥故人尤惜別塗酒蓉白方伯餉人蔓桑寄生借
書訣字尚能讐時屢向張吳坡借書朗雲無缺尋常慣者盌金鍼
揔未收

長沙公惜余之去往復勸勉感而成此次前韻奉
寄

病骨勞筋急小休歸期約略已經秋舊書自檢昌黎集
行使仍攜晏子裘只此直躬從毀譽敢將曲筆快恩讐
先生未覺田光老慙愧荊高一例收

午日示濯姬再次前韻

歲時荊楚事全休罷賑江城冷似秋艾虎爲伊驚曉鏡
鰣魚催客典征裘官因病謝非人忌才逐年銷豈命讐

暗祝吉祥吾貝曉方書叢裏一時收

有悟三次前韻

六十衰翁萬事休怪伊眉宇向横秋（是日畫一小像）相依爲命惟頑硯如此還鄉愧大裘傷別傷春都夙孽憎蠅憎鼠自尋讐緇衣巷伯平生誦手檢詩篇次弟收

雨中登滕王閣懷舊有作（端午後三日）

倦讀離騷斷酒杯一簾風雨此徘徊危闌恨不淩江起高會還思滌硯來土賤從譏無器識才難偏易委蒿萊眼中望斷東山路懷抱何因得便開

夢太孺人

兒已辭官矣行歸守墓田尚完新燕壘無恙舊蟫編遺

訓差無背孱軀乍息肩客窗燈火影一一記從前

夢舊居

遺宇柴桑盡清河老屋空何圖殘夜夢親切見房櫳奩具平生在丹青無此工不須疑幻境終得侍幽宮

答謝張吳城餉鯽魚

先生前身張志和家有雨笠兼烟蓑卌年爲吏墮塵網西塞築室成蹉跎賤子與君同世業三萬六頃饒烟波惜哉漁具亦殘廢彈鋏翻效馮生歌藕溪溪流太激蕩水淸不奈無魚何莘官似諱肉食鄙京蔬往往如頭陀孱軀漸苦薄書積今年腹疾非傳訛（去年或妄傳余病請撤任未果）烏紗籠頭魚貫柳銅章脫手龍騰梭頃來會城節物好鯽

魚入市文鱗瑳君言加飡須努力欲以美膳消沉痾千錢一尾劇珍貴鈎篁手覆田田荷感君厚意酌蕉葉攬鏡不覺顏微酡君不見晉人識客重子敬道和乞采傷坎軻又不見杜陵野老重王倚麟角鳳嘴爲吟哦人生口腹亦細故紛紛恩怨何其多作詩一笑君毋訶

示聰應三首

筆楚堂前令樗蒲身後資信知爲吏拙況是得官遲貧薄安吾分艱難望汝知負薪須健力勿誤習勞時

吾年二十六饑鳥始辭林相國方持節中丞最賞音疏狂寬禮數文采重登臨廢學憐伊早艱哉返哺禽

匡居思濟物初念未全誣藉手三年久捫心一善無詎

湛泉水濁所恨福田無貽汝輒餘慶兢兢涉坦途

夜起讀書

夢醒筋骨痛呼婢扶我行還坐展書讀即有故人來送迎故人非今亦非古夙昔相邀傾肺腑卅載心情共酸楚一日何曾閒風雨小窗紙薄生微明此時萬慮胸中平白晝詣人不稱意臥看樹影橫空庭

曉枕聞雨聲作

荒城米價那能平前日江流已入城正擬呼僮問晴雨隔窗檐溜又聞聲

夜坐示濯姬

本來性喜坐嚴更病裏尤貪夜氣清雙影傍人成旖旎

孤燈於客最分明征鴻得食歸棲久客燕將雛歸思生
隱約隔窗風色冷蕭蕭浦艾動秋聲

室人攜兒女至

知我辭官決歡然促理裝此來仍是客却已似還鄉稚
子投懷笑山妻瘦面光那能無聚散悲喜略相當

鳴鑾路

神道金陵遠宸遊輦路荒長春虛頌禱失國太蒼黃洗
面降王淚愁眉病后粧尚餘文采在曠世感滄桑

百花洲

地多車蓋少淸游許許蒼茫豁倦眸芳樹成林全拒暑
小亭臨水易迎秋平分烟雨滄江近極望旌旗夕照收

今日正宜勤講武頻年閩粵動邊愁

憂潦

病榻不成寐簷花昔意聽頹風從醉竹積水已吹萍烏兕無來影雲山失遠青何時延霽色手自肩疎櫺

孤館絕過從羇懷自鬱陶椓殘無賸火松老迫驚濤米價朝朝長江流日日高神靈意難曉誰與問天曹

大府抱疴久（時周中丞之琦寖疾在告司道以次代理兩月矣）羣公屬目同由來無善政所望格蒼穹理學家聲在委蛇吏治窮官清天亦朗一笑豁雙瞳

邇市喧爭渡晨炊待裹糧尋常艱負戴飢困激彊梁水濶蛟鯨起倉空雀鼠忙旌陽舊仙令急望降麻祥

顧我三年久離期一字褒聞中游客舌笑裡上官刀多累何嗟及微權不自操卽今方戢影誰識客心忉

懷小隱君

賁溪小隱君一簇見雲樹尤多杜鵑花花光欲爭曙云是夏相國少日讀書處出城不數里徑往可徒步前人別集中往往有題句賓從直暇日紛然挈茶具歸來向我言秀野愜幽懷辭官來章門忽憶清游誤荏苒歷三歲蹉跎凡幾度方知猿鶴性久爲簪書錮宦味仍幾嘗雅興愧浮慕專嘗念不及處靜發深悟因循豈一端去住況多違夙願誠無奢積疴已成痼跼蹐一室中何由遣遲暮

籠鶴十六韻

鳥鼠闘同穴禽魚豈易形何人假毛羽竟爾託仙靈顧影矜丹頂牽絲傍綺櫺神山誇接翼道院乞修齡鳳翥知何在龍眠或未醒下流方沮洳高視瞰青冥漏網逃吳弋乘軒覬衛庭鶚長偏縮項尾禿強梳翎詎引三年吭能遺萬古腥膏腴仍在腹文采妒開屏助諂籌添海偷光草化螢釣鼇猶有餌相鶴更無經腐鼠休相嚇翱鵷不耐聽那能馴浩蕩長此步伶俜樹古嘗巢易天空放眼青流觴蒲酒便且與祓漁汀

寫韻軒

言尋寫韻軒軒中人已往艷福眾所羨雲山入遐想浮

世衣食難日夕各有營下至禽與魚何一非勞生神仙吸風露無事養口體乃其人道初汲汲計薪米中婦年三十新婦二十餘習惰令人弱官廨非久居

琵琶亭

詩人感所遇懷抱欲陶寫設境製新題消此淚盈把千秋長門賦復幸事亦假樂天昔送客聞絃賞清雅移船遠相邀流連燭再炧毋乃太通脫仙吏自瀟灑吾意實子虛文瀾借傾瀉挂帆騖何人名氏孰知者安論商人婦齒長貌非合烟波迢暮愁空江日西下

憶署舍荷花

手蒔方塘紅藕花年年花發映朝霞今年花發人先去

却憶官齋似憶家

連日大雨傾淋湲平地水深三尺强多恐水深花葉短和花和葉沒中央

喜晴

中丞視事雨聲止野客孤吟愁緒刪但願兼旬見紅日不妨避暑少青山

夜起

三更月上牆一樹花弄影疏風生夜涼羈心覺秋警澹澹爐香殘栩栩蝶夢醒空庭獨徘徊流螢墮衣領

里中朋舊徂謝惲潔士孫于丕張翰風丁若士蔣小松半年中皆已下世自顧衰病過從寥落歸期

漸近愴然成篇

誰從天際識歸舟門巷條條有別愁白苧才名都後起碧紗詩句半存留重尋許負迷前肆欲訪巴童話舊游見說并無華屋在聞世家第宅多已易主枉教慟哭過西州

歸田園居并序

初去官作襲陶公題非擬陶也時尚僑居章江歸之云者援去官爲辭凡得十五首

去官復苦閒遣日貧卷軸舊書雖無多衰年此亦足一覽輒生倦百回不厭熟熊掌誠可貴羊棗嗜所獨前聖菖蒲葅後聖詎充腹人各有性情安能徇耳目

雨霽時令正溽暑乃所宜披衿坐當窗疏簾入輕颸一

月不衣冠血脈充四肢臂膚忽已愈行步猶恨遲勿恨
行步遲無事煩奔馳縱使腰腳健汲汲將安之
泉明苦貧乏且欲托弦歌人人挾此願大半成蹉跎我
今垂槖槖歸何用資牽蘿豈曾勤撫字又復拙催科坐食
敢豐腆一飽期無他妻孥嚴約束漸已習綺羅行歸事
春汲不任當如何由來慎所染終悔一出多
學稼誠亦難學圃差應易言歸思種蔬亦是終歲計早
韭復晚菘飽食宜可繼吾閭所賃屋旁舍有隙地吾將
鋤春泥野興此焉寄
達人外形骸裸袒非所惡儒行戒矯激棺槨有常度竟
江多佳木堅緻飽霜露去官一事無爰作戢身具擕歸

置祠屋需用從且暮一臥五百年臺石出幽錮鬱鬱乎
生心與君結夏晤
俗士慕軒冕高士慕神仙神仙何足慕所慕在長年恒
幹有終委浮榮同屢遷二士持相較未知孰爲賢金丹
無真訣黃庭亦陳編等是草頭露强駐風中烟此念即
貪愚奢願思回天留傳信多術徒擾食與眠
蘭本出塵姿素心氣逾靜微香吹晴絲默對一時領者
意尋仙蹤步虛已無影一叢手所植頻年茁新穎因之
滌煩躁期與共清冷昨者行色遽家具束俄頃獨汝乃
見遺瑤華棄斷梗即事驗雅俗閒坐聊自省
病榻恒蚤起晨光何霏微坐聽鳥聲喧知汝不苦饑荒

城菽麥盡汝食安取資我已謝薄祿甯免朝飡遲故鄉歲亦歉斗米貴不貲僮僕竊非笑親朋互嘲譏徒云還家樂毋乃非其時

利濟乃本懷恬退詎所慕歸心一以動夢寐見鄉樹丈夫成功名亦藉豪與助我閒值炎熇袍褂久不御因之憶往歲險絕巘西路上山三十里赤日正空駐欣然見嘉蔭徑仄不可住即境成天淵辭官信非誤

風人感入室行樂當及時樂生於有好無好樂事稀名賢耽襍戲我拙匙昌黎斷酒二十年久忘竹與絲際此夏日長遣悶惟賦詩詩成自吟諷不覺庭陰移倚杖去千載我日接容儀安知後世人展卷不我思賞音諒有

待對面難可期

別集排滿架遍讀昔未能今茲無一事欲精銷炎蒸晨卷未及半昏昏如宿醒君意定何在吾心忽無恒如是易數家仍覺兩目瞢還邀舊來客相與共殘燈

猛志思刑天孤心抱精衛陶公題山經辭意哀悲慨懷憤亦已久積愫庶一快如何錄首章餘篇悉刪汰歎息知音難昭明猶憒憒安論耳食徒沖濟并一喙陳思此嗣音老兵特儕輩壯哉黃涪翁別創西江派

陶詩讀已竟復讀少陵詩本云溫故業乃更得新知箋注屏穿鑿稱譽嗤浮辭天開儷雲臥妥帖初無疵因文測形似顯竄成支離下士怵盛名淺人困深思徒求托

門戶曾未窺藩籬寥寥朱金元伊誰實相師

戒殺非吾感雞豚性不嘗羨茄及烹瓠乘時各適味我

食僅勺米五粃亦虛置安用羅腥羶損此好生意殘年

復幾何飽飯尚云易

昔爲旱羈馬今作在家僧每當官事畢枯坐無可嘗親

朋少情話中圭不聞聲惟有兩小兒跳躍時取憎此豈

耐繁擾此豈習送迎喘牛困負重病鶴懷遷瀛牛困在

筋力鶴病傷性情亦匪入官始久已亡吾精一讀五千

言喻噓念平生

擬少陵秋詠八首

天河

銀漢迴蒼蒼誰云渡有梁人心怨牛女天路問滄桑水
患三年久江城萬竈荒塞流先上界急詔護宣房

初月

鏡林見新月臨檻上簾鈎能畫相思影平分萬古愁征
帆江上艇長留水邊樓從此悲揺落伊誰始倚秋

擣衣

唐代多軍事深宵怨擣衣府兵徵戍急征婦會夫稀平
世無攻戰詩人絶刺譏正宜勤浣濯邀伴上苔磯

歸燕

秋燕去爲客何應說燕歸關心看故壘流影斷斜暉憶
卷湘簾待銜將花片飛知余最傷別春約莫相違

促織

微物不虛生能教懶婦驚偏悲舊機杼無復傍窻櫺愛汝鳴聲好使余魂夢清分明種蔬地瓜蔓見縱橫

螢火

月色不到處孤飛見一螢似窺華燭短未遣夜珠驚風院憐低影霜隄仰獨行江城方苦雨借汝賦新晴

蒹葭

蘆荻芽蕭蕭江隄暮色遥但教資爨火豈敢惜飄搖比歲多淫雨荒城入早潮新芽都没盡不得望秋凋

苦竹

苦筍不入膳堪憎匪自今一般能却暑且喜易成林小

鳥自棲息空庭孰淺深種松吾老矣付汝歲寒心

題帶經堂詩

手排別集滿前楹忽展公詩眼暫明苦爲勝游師鮑謝
不因盛譽誤公卿飴山抵死偷聲律倉叟何言少性情
憶放濯纓湖畔棹憐才重友感平生

清操

清操終嶄出塋氷置身通介兩何遽本無私餉來昏夜
亦有餘財散友朋因熱未辭同食釜分光屢借隔牆燈
孤寒回首饑軀早奚止猪肝負愧曾

寄申耆

李侯靜者意如何我已辭官病不訛半事未成衰老至

百年有幾別離多平心漸已忘憎愛貞疾差無廢嘯歌
料得我歸君破例入城一度許經過

朝晚納涼辭

碧樹一雞鳴不已似爲主人警晏起主人多暇方閉關
新來睡性頑復頑却爲朝涼拓窗早露氣吹香惜幽草
若教種得白蓮花定有飛仙下清曉重簾委地午陰長
坐盡閒庭待晚涼西下夕陽東上月兩番情緒斷人腸

短歌報謝張大令敏求過訪

黑白太分天不喜勑奪張公兩眸子張公失明今十年
無燭夜行一千里我不問君胡爲來但聞君至心骨悲
拙吏辭官類若此不容竟與歸雲頹章門此日難爲客

城中積水已三尺流亡家室不相保靜鎮蠡陵恐無策
君家郡守（南昌太守寅）亦清官未必能爲生羽翼徒有醴陵
集十卷奪取赤城霞五色詩亦恨太傷人亦恨太勞一
言差慰爵心切孟塗才氣一世豪生摧玉樹埋蓬蒿與
公且各保年命腕底尚有秋江潮不煩張眼看人世綠
鬢早向春前凋

清平調三首贋作也作此正之

雲衣花貌是耶非天子方悲武惠妃豈有詩人通六義
直將燕瘦比環肥

歸興八首（并序）

前作歸田園詩述初去官自貴溪至南昌僑居情緒非

云已歸也後讀少陵秋興欣然喜之輒不自揣仿作歸興八首時方盛暑擬重陽抵里故亦多言晚秋景物貧居行樂約畧如是

滄桑也亦一番經眼底忽忽節候更僮嬾任忘前度約客歸猶盡去年情米鹽且喜隨人減饑餉從教逐日輕老我自誇清興好纔醒午夢又詩成

行館蕭條鎮掩扉閑庭那有燕交飛頓疏蹤跡分金後易放形骸入世非半臂招涼當暑葛三湌驗影相風旂衰翁揮麈臨窗坐頗覺風神所見稀

約畧年光是薄寒魚羹正美可加湌吾鄉有魚俗名重陽俏他月則無之珠簾捲雨登雲渡寶鼎團香禮斗壇花發北原驚賞貴

里中種菊處月過西谿便檀欒肩輿處處逢陶令暮色朝暉任意看

當年此地是歡場晝錦歸來鬢未蒼余所買宅爲劉贊善舊居之半絲竹聲中山澤氣綺羅隊出水雲鄉烏衣地宅多新主綠野林泉失故莊聞唐謝諸園皆已易主而錢氏南園頽廢殆盡我本天涯倦飛燕幽棲那稱玳爲梁

公瑾西頭北孝章酒懷詩興未頹唐結鄰不費千金買解佩猶能一笑償謂周大令盛少卿戚墅水簾方賣盤謝園石炭待燒羊洗裝爲我長筵君應喜歸八老倘狂

雙橋八字綠陰環銷夏明年別有灣話兩客來三鳳里謂薛畫水太守同州朋舊年最長者買花船返九龍山芭苴展綠當水簟

茉莉吹香上鬟鬟日日買瓜如斗大瓊漿定得駐朱顏貴溪無瓜盛夏頗以爲苦

小有登臨奈病何但逼一葦許經過夾橋花店尋蘭蕙春月賣蘭者皆集蛟橋橋無慮數萬本蘭根有蟲漬少鹽卽化點茶香甚烈然絕不易得四月田家餉麥螺小麥別種初實色淺綠可生啖名麥螺猶記採芝餘畫稿往借稚存先生趙屺山盧墅採菱陳緣晴爲作圖不妨乞茗報長歌家居大好閒消遣何必名山結薜蘿

廿年魂夢見松楸望得兒歸已白頭尙有薄田供栽祭待營生壙勝菟裘碑連十字題循吏先君墓道循吏某君之碑皋文先生篆書一冢置千家愧小侯今日始將荆布換先君先母凡四遇覃恩先生母以不孝仕始得封繡衣一色煥山邱

偶與客談春秋時事客去自記其說如此擬他日
續成數十章以盡所見故不復詮次

奚齊伊何人是爲君之子荀息守大法立弟無可訾重
耳及奚吾抗命輒逃死此皆獻罪人乃敢乘間迫惠公
能不勞討賊差可喜

惠公國已定弑國罪加隆快哉一炬火烈焰生公宮殉
義行所安反正難爲功力竭無所悔七尺還蒼穹趙狐
信勳戚呂郤皆純忠謀漢受顯戮從代膺殊封攸攸論
成敗時命豈不同

讓國兩公子季子與子西延陵君子墓至聖爲手題何
獨於令尹外之有貶詞悲哉懷嗔要慟絶子家爵孰先

爲與衍歸國恐後期無心或人問有觸故君思重言意
惻愴千載聞絫欷
桓公薨於車文姜歸魯闕當時齊魯間訛言足驚絕茲
闇方慟哭展甥敢窮詰金輪無黜配殿斧況失賞儆笱
刺一輿與弒冤莫雪大書我小君煌煌聖人筆
先聖有明訓成仁勿求生伊誰敢背馳死節鴻毛輕古
書雖眞僞所貴決擇精左氏述孔子往往不可憑魯論
獨完善大義炳若星論仁最所靳但許忠與清及門日
月至重言譬齊卿是豈聖人意一覽實易明我欲刪此
篇廓然守遺經
范氏父子間心傳紹周曾從容發一言義與詁謨古文

子事亂君非常幸無覩執策前陳詞汲汲傾肺腑當時書僨徒嘗識用心苦惜哉兩大賢生不值尼父厥後瑗與嬰名氏在論語坿驥乃益彰至今祠兩廡

辭官將歸先寄董裕來周伯恬楊懷昭管孝逸四大令盛五洲少卿各一首

同學最年少皤然亦老翁防河雖報最守土未論功李文成滋事濬令病裕來以縣丞督士民固守備極艱危諸子分經授窺園守訓同名元應善畫爲我寫歸篷君四子皆嗜學季子畢京兆第一故戲訊及之

不識饑驅苦徒驚宦興豪伯恬以司訓期滿擢官驚禽無擇木歸馬未安槽百感銷晴雪餘才起暮濤知君諱文采所至客星高

入室悲遺衽輕舟又急裝聞儀眠悼亡後方主講嘉湖間賞花隨處好意思向人長擬借三間屋分儲一歲糧朝朝樂情話此願定教償

與君同病合相憐畢竟輸君小十年孝逸甲辰生知已久持天外節謂果亭先生畢觴冠絕飲中仙一宵驚醒樊川夢七字爭傳大歷篇甚欲就君禪榻坐不知可得至君前時余亦苦脛脚作痛

半規月上兩家知橋北橋南對影時見說孝章新善病本來光祿最工詩經年楚澤搴芳杜絕調燕臺付柳枝記得紫藤花下坐清譚豪興總堪思謂五洲邸寓

脚病久不愈殆成廢矣

閒庭咫尺積春氷蹴躃蹣跚畏客憎行處本疑三寸短續來可得一分增此中有鬼棲偏穩幾度尋山病未能（卅年前無濟勝之具四嶽皆交臂失之）紙上狂言公莫信大鵬賦筆自飛騰

少年徒步抗黃塵旅食京華白髮新長揖眾驚名士氣折署悔現宰官身戲扶鉄杖稱仙丐且向朱樓避美人自是天公慣積瘁籃輿猶得看陽春

枕上口占

飯原不健新逾減書已全忘剩幾何偏是朝朝攤不了坐時常少臥時多

略有雲山足臥游正商銷夏又延秋如何豪氣除來盡

湖海翻登百尺樓

黃犢精神感少年而今牛老合耽眠只憐農事曾無補
始悟牛生耕石田

草書縱筆便如飛嬌女呼來代寫詩却看翁詩渾漫與
曉窗應悔界烏絲

小兒五歲齒牙清平上去入甚分明懵懂神仙吾不喜
那煩懵懂作公卿

夢醒最早起偏遲每趁堂前會食時養得垂垂長豆莢
鏤將縷縷露茄絲

老妻西室我東室談興怱怱亦易闌却笑侍兒不解事
傳呼長作客來看

漫擬東皐記睡鄉終朝醒眼戀匡牀牀頭積得書盈尺
方覺窗明是夕陽

七尺桃笙水樣平絺帷雙捲小窗明客來欲坐從君坐
謂張春槎張南山兩司馬君有高談我解聽

熱甚寓感

桂堂剛對日西斜不隔炎風是碧紗滯我尚餘棊有劫
佩君難遣玉生芽轉疑明鏡銷霜鬢那更長繩繫日車
除向故侯商却暑東陵可種鎮心瓜

再寄孝逸

耐病心情劇耐貧病歸已過幾番春他年交汝餘雙婢
兩世看伊字牛人君先人亦有末疾屬疾頻疑消渴誤相思那

得往來頻烏衣馬糞三條巷對影蒼茫怨此身

王文成祠

飛梟出林故巢破梟噤無聲梟膽墮儒臣戰績誰絕倫
盧中郎後公其人捷書一昔馳行殿照眼章江明似練
興亡事往何足論倘使燕臺捉飛燕

雜題

一編北宋勝南施等是唐朝末晚時顧影沈吟趁秋谷
惱人喚作六家詩

老悖虞山肆詆訶中書頭禿奈公何無名花草落牆下
猶勝浮江木柹多

畫家小景亦可喜水淺沙明尺幅成辛苦研經朱錫鬯

風懷一首冠平生

嶺南三家豪傑士鐵鄉特立作詩人知否代與黎仲簡
又空規仿出清新

迦陵詩格亞梅村似此高歌亦有神除許肩隨吳季子
哀笳遺響入秋雲

亭林弟子潘次耕其言磊落而光明可惜不逢陳臥子
空同大復再齊名

規圓方竹公已說燕熟哀梨我欲愁快意忽逢初白老
西山爽氣盡情收

卷卷新編署別裁長洲操選太依違卅年計典分明在
一考何曾自定來

佛藏仙經漫較量半生持論費周防尚書官大心轉小
也是隨人說短長
本饒佳句稱才子誤倒狂瀾是盛名身後紛紜公一笑
彈章爭論死江陵
鉛山慢抱最蕭騷幅幅新詞冠
本朝啖到檳榔偏壓額紅霞一口嚼終朝
七子稱詩誰最文各修邊幅事琴樽竹汀西沚窮經早
少作無煩悔子雲
李侯佳句似陰鏗杜老論詩氣最平請爲故人删樂府
底拋心力學西京
有以翡翠決拾求售者感而有作

積翠收千嶂論沽抵兩鬟此玦今共寶名玦却如環開府驚瑶管如臯破玉顔華年留不得一笑鬢毛斑

夜氾對月

瓊迴餘暑尚如醺一展閒窗掃積氛何必水樓方住我恨無庭樹可棲君客心難忘三旬雨聞貴溪報水荒已屋角低横九老雲自笑晝眠翻夜氾病中情緒共誰云

追輓楊介坪中丞

關西持節據征鞌道左爭傳鬢未斑此任本宜薨在位殘年敢說倦知還談禪一疏如氷雪講席三年護芷蘭今日舊遊頻入夢蕭蕭落木下英山並有本事

六月二十二日夕枕上口占

回想頗無可愧事生平僅有必傳詩今宵一撒懸崖手
正是春蠶出繭時

崇百藥齋三集第十一

陽湖陸繼輅祁孫

序　記　碑　銘　述

序

風希堂文集序

有黼黻之文有布帛之文微黼黻無以彰朝廷之等威微布帛無以禦閭閻之寒冱然則卿雲之麗藻下逮齊梁徐庾之辭宋五子之語錄其皆無當於聖人彬彬之說者邪雖然偏廢不可將兼蓄之若者黼黻若者布帛百責集躬因應告瘁而事物之求其來無窮文且終不貴于是有能之者出焉以為文則爛然以為質則敦然一人之文一文之成隨世所用無不即是是故物以偏

爲用不偏是兩無所用也文以備爲用不備是僅有所用也至于不僅有所用而文之爲貴于天壤乃至無復有加古之能之者無不皆然特有廣狹長短厚薄之不齊焉耳浦江太史以華國之才研治心之學循求其序未嘗不從卿雲徐庾返而求之於宋五子逮道既成文既備黼黻布帛不名一端廣者長者厚者用之大焉者也狹者短者薄者用之小焉者也而其不分于用則一而已太史兄之子春塘先生繼輅舉主也繼輅從讀太史之文常爲是說以進而吾師不以爲非會太史刻文集將竟遂稍次第之書其後如此

蜀輶日記序

蜀輶日記四卷舉主長沙公主考四川途次之所輯也謹按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毛傳訓懷爲和鄭箋以和爲私字之誤言受君命當速行不得懷私相稽留其說頗隘夫君言不宿使臣之恒節何足復相勗勉靡及云者深慮得澤有所未被聲教有所不達驅馳況瘁之暇又當採風謠問疾苦以爲歸朝之獻故以下四章咨諏咨謀咨度咨詢如此其辭緜不殺蓋聖主賢君所望於其臣有出於使事之外者卽箋所謂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猶未足以盡此詩之恉也今館閣諸公閒三歲一出典直省試其返

命也征途所經畺吏之賢否年穀之豐歉無不仰邀
淸問苟非咨諏詢度博考而周知之將何以為書思對
命之具乎吾師自翰林遷御史給事中屢上封事為
睿廟所嚮用
今上登極遂膺封圻之寄或徒見受
任之逾等而不知公之所自命與其所學蓄積於文學
侍從之日者為已久也公著述繇富是書裁五萬餘言
而建置沿革郡邑利病民氣淳澆山川形勢險易道里
遠近源流本末粲然畢具以視峻關防勤校閱以是為
盡職焉爾者其大小廣狹何如哉使繼輅早得而讀之
或卽能窺見及此亦以證其皇華靡及之說惜受知較

晚乃言之於已然其可媿也夫

閑雲集序

閑雲集五卷恕堂錢公歸田以後所存詩也公守盧州時余與劉君珊朱君錦琮皆屬吏之能爲詩者公期待優異約以官事之暇月一設饌郡齋爲譚藝讀畫之會會必有詩公詩恒先脫稿然隨手棄去初不著錄已而罷郡寄居金陵始稍稍存之自壬午至丙戌都五百餘首可謂工且多矣昔韓退之論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若以子厚未得爲將相於一時爲可幸而司馬子長亦自以罪廢之餘深致美於虞卿之窮愁著書古之人重

文學而輕祿位其所見往往如此使公不罷郡五年之閒擢官度不過觀察廉訪

國家承平日久疆吏操圓循規引方合矩無豐功偉績之可見而尚書侍郎之官自公大父及其諸父諸兄又皆嘗爲之復何所增損於門戸之計而顧舍其爲已之事務而爲之不厭邪此其得失輕重誠不待子長退之始得而辨之矣公之詩婉約駘宕以風調神韻自憙雖不知于古作者何如置之新城秀水之間宜可無媿吾聞唐之詩人高達夫存詩最後而公又後於達夫使子長退之而在猶當恨公去官之不早而又何憤激侘傺之足云也哉輒因公之徵序書此以賡公公且益自放

于山巔水涯以大昌其詩矣

篋餘集序

篋餘集如干卷松江張元卿著元卿自嘉慶戊辰偕計吏入都凡十三年始成進士今官中書舍人又七年故其所代名公卿譔擬經進文字及壽序哀辭草藁多至盈篋暇日刪錄成帙以視余余語元卿昔顧亭林譏文士賣文論者高之余以爲不然唐時人有貧不可耐而責其友不求墓誌相活者此其人必狷介之士故他無可自贍而計出於此此與田夫機女賣穀與絲情事相類而亭林顧深訾之矯激之行不足法也君家累代通顯清操之聲著天下君

一貧寒少年久留長安日事鉛槧宴然有以自給而無求于人而名公卿之禮賢好士者亦藉是爲廣厦大裘之庇而不至傷君之廉不亦需遇之不疎而取與之交善乎雖君文之工非此集可盡而此集出而勤學厲志之士益可以自壯矣且其文滔滔清便不爲空疎緐縟之辭不可没也盍梓而行之元卿曰諾梓既成稍次前語以爲之序

餞冬倡和詩序代管含山作

往查梅史賦餞秋詩傳誦皖中余未之見也去年九月陳叔安追次其韻中丞廉使次第有作余又未及與役以官事至會城歲云暮矣蕭寺索處風雪滿天淒然有

身世之感輒仿之爲餞冬四章嗟乎節序遷流何一日不可痛惜而羇人思婦於春秋尤眷眷者豈徒以風日之佳爲可念耶亦悲不欲其忝甚耳至於餞冬而此一歲之星馳電掣乃眞不可留也詩成兼以此意語諸同人咸相顧慨息斐然屬和蓋依然餞秋之人而已非復餞秋之詩夫詩何足盡意抑非詩益無以伸意書生之見且以爲星馳電掣之或可留焉者將于是乎在也達者從而笑之非所恤矣

刻餞冬詩竟孝逸已返含山同人急索一文爲序遂原其意成此然余文與孝逸文初不類故特存之

韓孝女遺詩序

道光四年余以合肥校官奉檄與修江北通志唐君其賓爲誦韓孝女絕命辭三章肅然起立淒然還坐不自知涕之承睫也孝女故順天人然捐軀徇親實在安慶江南通志舊有摭紀一卷輒從其例述孝女事入焉嗟乎傳與不傳豈孝女思慮之所及哉而吾心之所不能已一若世之人有一不知孝女者皆當引以爲咎而初不計孝女之非以爲名也孝女有姊之子宋君份余年家子也益求孝女平生所爲詩錄以視余余受而讀之亦不過中圭卽景賦物之作云爾而淒然如聞蓼莪之詠肅然如謁曹娥之祠蓋於孝女一人一事而涕已爲之再隕也於虖孰無父母而孝女乃獨相從於地下也

耶吾友管君繩萊楊君大墉亦早抱何怙之痛者來索此帙將爲刊板以行因書以畀之孝女名孝梅事具余所譔僑葬誌

曹穀生詩序

年來朋舊之詩次第刊行周保緒曰介存詩鈔宋于廷曰洞簫樓詩紀吳蘭雪曰香蘇山館集僕既盡讀之而訝焉訝夫三子者其學於古同而自爲之則何其不同也或者曰此豈人之性情爲之也然三子者僕皆習之其性情又未嘗不同學術之同同其流也性情之同則同其源矣而卒不同何也閒嘗以語曹君穀生因復縱讀穀生之詩穀生習於僕較三子者爲後而僕之知穀

生則無以異於三子也性情同學術同而詩又不同然則自皇娥拊瑟至今三千年更自今推之至於億萬年其卒無一同可知也其中有求其同者焉鍛鍊章句切磨聲音庶幾古人矣同乎則未也益有進而求其同者焉忠孝篤棐先行後言庶幾古人矣同乎則否也此其故雖質之曹阮陶杜諸公吾知其不能言也嗟乎詩之流傳日益多矣彼求同者固終不能同卽求異者亦豈能自異哉憶春夏之間僕與轂生皆抱疴轂生之疾在肺而僕之疾在肝肝之疾爲張滮張滮之苦之不可堪僕不能喻之轂生轂生亦不能以肺之疾喻之於僕也已而皆向瘉向瘉之樂交相慰而不能互相喻如其疾

時也浮生百年亦易盡耳然而遇有通塞境有苦樂苑而不宣張滮滋劇故賢人君子多意爲詩爲之不已則苦樂之相乘於無盡也繼自今僕與穀生之詩庶幾日以少乎彼三子者方牽率於世詩且日益多殆將有同焉者邪他日相見當復以訊之

詩況序

桐城汪子負之論列師友之詩爲詩況一卷都六十八人而以已附於後余語汪子著詩況難於著詩品何者泛論則易爲高譚專屬則溺於偏嗜子之爲此得毋有何平叔夏侯泰初標榜之餘習乎得毋有門戶同異之爲見如蜀洛之相詆諆者乎汪子曰無有余受而讀之

而信其果無有也雖然況之爲訓寒水也引而伸之秋風一簾委巷索處脅懷同心涕下如雨是爲別況白日欲頹炊烟未起左歎孺人右泣穉子是爲窮況簷漏斷續瑣窗沉沉藥爐乍沸時聞呻吟是爲病況蹇驢不前扁舟獨往回首故鄉雲山莽蒼是爲旅況凡斯意緒花骨爲之凋艷綠鬢忽而成絲頻仰顛易無可披訴不得已而發之於詩境旣各殊詩亦萬變汪子卽身具于手手操干管亦何以形其愁苦而狀其悲思乎然而字減於司空論定於五官似比似興亦莊亦元余所知者蓋三十有九人一一呼之如欲出焉晞其工矣關逢之歲于役皖城汪子過訪寓舍徵爲之序於時冬也凍雲接

屋雪花待飛如前所云諸況畢備因書之以訊汪子將每下而愈況邪抑且以無況況之邪

快雪時晴室記

合肥學舍偪仄內室裁四楹其中爲會食之所東室余所居又東余妻居之西室弟三女兒貞居之兒貞好作書十四五歲時小楷學歐陽詢徑寸者學裴休旣盡得其法年來益放筆作徑八九寸者尤有遠韻可玩余嘗以所藏快雪堂集帖與之因自題其室曰快雪時晴然甚湫隘土牆開一竇界竹縱橫强名爲窗黝然也兒貞居之一年其壻楊郎來就昏居之又四年楊郎雖頻歲歸省然欲挈婦而去者屢矣余無以留兒貞則留楊郎

而課之楊郎慧所業日進汲汲乎復有去志會余以大府檄修省志至會城方伯東海公者故人也館余於署舍室亦四楹而湘簾棐几與紙光日色相照耀庭前奇石嘉樹景色如畫顧余夕而臥臥而夢則無不在西室中見所書快雪時晴字也已而白日掩卷即亦如坐西室中見楊郎夫婦連几讀書也唏孰使余安於異鄉習而忘其室之陋且暫去之而眷眷若此者邪兌貞乞爲記久矣至是聊書以詒之

守廬記

古孝子之終事其親也葬有定期墓有定位而陰陽拘忌吉凶向背之說無聞焉說者謂成周之世葬術未行

故爲是簡易耳不知堪輿之學出自黃帝以周公之多
材藝甯有所不及知不及能而顧決然著爲令如此於
虖聖人之慮遠矣且禮固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古不
廬墓而今廬墓應
旌典古不墓祭而今墓祭自
天子達鄭氏周禮注墓者孝子之所思慕也思慕之不
已而祭焉而廬焉聖人所哀矜禮之所不禁也郭景純
曰葬者乘氣生也言乘地之氣以生其先人也夫以地
氣之淳漓別吾親體魄之安焉與否孝子之情有不皇
然者乎然而體魄之安否不可得而知則又不得不驗
之於子孫之禍福凡在人子其初心蓋鮮不如是者至

於騖之不已而爲慢爲渴爲爭訟爲兄弟相乖離其弊乃戕生而無所底止此則聖人之所不忍明言者也聖人不忍言而未嘗不逆料及此于是決然定其昭穆之位五月三月踰月之期胥天下而壹之而孝子之情乃無復有所過不及於虖此則聖人之遠慮也桐城之俗溺於求地汪子正鋆正榮獨守其賢母成太夫人之訓不惑於形家之言既葬築室於墓傍以爲上塚齋宿之所署曰守廬而徵爲之記汪子於是可謂知禮矣於其隆於古而無弊焉者則從乎今於其隆於古而有弊焉者則從乎古吾不難汪子致其情以合禮而尤難汪子之抑其情以合於禮也若夫禍福之事操諸人之自召

天且不得而主之而況於地之塊然者哉他日式是廬者皆守汪子之所守以求永其世澤焉可也

淵明詩意圖記

淵明詩意圖故少司空劉圃三先生暨其封公資政府君二子鴻臚贊善三世畫像也司空乾隆戊辰進士而此圖作於乙酉通籍十八年已歷卿貳鴻臚已官中書舍人充軍機章京贊善已舉於鄉家門方盛而公倜然有田園之思毋乃非大臣移孝作忠國爾忘家之義耶抑又聞謝太傅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優處有山澤閒儀司空盛年高位抱出塵之志殆所謂泥涂軒冕者耶皆非也蓋嘗論之人情不甚相遠也然而漢唐宋明姦

臣權相始必譏詆面訣繼必排詆善類逮本心既失倒行逆施至顯然與清議爲讐而禍乃延于國家殃亦及其後嗣此其人豈生而以小人自命者哉特戀祿固寵之一念不能自克敗壞遂至無所終極史冊所載如一轍焉夫人臣以身許國若諸葛武侯可云義之盡矣而種桑八百株已預爲功成歸隱之地司馬溫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退居伊洛至十有五年伊古以來忘身殉國之臣皆其難進而易退者也難進故無所趨易退故無所避無所趨無所避而後殿陛有風裁士林有氣節風聲所樹非細故也槪于司空可以得古人之槪已繼輅不及見司空而于贊善則與接梧

酒殷勤之歡又獲交于公子雨田潔田春田及鴻臚子福田道光戊子三月始從福田獲觀此圖距作圖六十四年矣卷中曾無一文一詩之題識又以竊見司空之用心其所以自盟幽獨者初不欲見之于人而特隱示其意于其子孫以是爲仕宦之式度云爾然則雨田兄弟宜何如廉約退讓以無隳壞其家法哉

楊忠愍私印記

楊忠愍私印曲阜顏氏所藏吾鄉洪稚存編修印得一紙裝治成冊後以貽其姊之子史君夫私印以鈐書畫籤素簿籍自公卿大夫下至吏胥市賈無不有之而此石以忠愍故閱數百年爲世寶重豈非忠孝之性盡人

而具之大驗乎而或以爲不可幾及則與乎自誣之甚者也若編修者可謂不自誣者矣嗟乎既免殊死又得生還此豈意計之所及哉彼惟不懲于忠愍之前事乃其無愧于忠愍者也道光八年四月獲觀於史君時距編修之亡二十年矣感念昔蹤揮淚書此

安徽布政使司題名碑 代邱方伯作

自昌黎譔河南府同官記歷宋明以來作者往往有題名碑文見于集中夫國家任官以熙庶績各視其人之德與才以爲貴賤而亦未嘗無才德之不足以副者廁乎其閒當其時或不甚相遠也逮其後乃昭然如黑白之分蓋愈久而愈不可掩焉是以君子敬其名名也者

所以使百世之後考其行之醇疵與夫職之稱否者也
大朝沿明制各直省置布政司使一人凡守土之吏咸
隸焉大江之南地大物博
高宗純皇帝知其不易爲特析而三之而安徽所屬猶
八府五直隸州以水旱之不常盜竊之間作徵令期會
已幾幾乎日不暇給又況處其下者其聰明才力既各
有所挾持而臨之在上者又不能無識與學之互異苟
喜怒之偶偏嗜好之微著皆足以啟窺伺之端而衰剛
正之氣是可懼也余以乙科出爲縣令再蹶再起仰蒙
聖天子特達之知累邀不次之擢數年之間洊至岳牧
此宜何如報稱

高厚者而

時清政舉無可興革競競焉素餐是懼實之不存名將安附抑吾聞之儒者立身要諸畢世君子爲政徵于去思他日有指其名而爲之慨然興懷者乎則是碑也抑亦無言之監史而自儆之箴銘矣碑自乾隆二十五年分藩閩中許公松佶始涖安慶至今道光八年凡題名若干人

課孫研銘

其形不成方圓而體用兼備古人誠有之非汝所逮也聰乎倘操規合矩以無棄於世乎

雪慧學書研銘

始太勤終殛怠銘汝研以爲戒

玉帶研銘

主人草衣研玉帶研以人傳孰爲貴

韜劍張琴室銘

嫉俗每太嚴看劍寄薄怒援琴一再彈于物悉無牾

守歲研銘 道光庚寅除日得之宣武坊南市上

歲不可守壽則可延猗嗟石君照我長年

陶中丞五十述

陶中丞湖南安化人贈公諱必銓修行著書爲校序所矜式歿祀鄉賢祠中丞嘉慶五年舉人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轉御史給事中屢上封事直聲甚著嘗奉

命巡視南漕値祁寒河水膠舟堅不可鑿禱於神冰忽泮糧艘得行其後巡撫安徽適鳳泗間飛蝗害稼復禱于神有青鼃數十萬食蝗至盡士大夫先後詠歌其事得詩至數百首中丞備兵川東歷晉臬皖藩皆有善政可記繼幹知不能詳其巡撫安徽也創修省志改建育嬰堂增書院生徒膏火之貲事舉而民不擾江北歲屢不登設義倉興水利所以備之者甚至皆得

旨允行尤銳意揚激清濁部民屬吏有以治行文學見知者延登上座未嘗引嫌吏治士風方蒸蒸日起矣旋因籌辦海運事宜有

旨調江蘇巡撫抵任卽具疏言折色不便

上嘉納逮南漕由海運安抵津門遂拜花翎之
賜中丞爲人恢廓自信似寇萊公表裏純白似司馬溫
公長身修髯豁如也于學尤精地理氏族所著書及古
文辭門下士屢請梓行謙愼未許所已梓者惟蜀輶日
記四卷皇華草三卷皆典蜀試時作詩兼學子美義山
以典麗律切爲主論者謂自陳臥子以來未之有也書
學李北海

道光七年十一月長沙公五十生辰安徽門生故吏
將爲詩以壽公壽州牧朱君士達首過繼輅索公事
畧繼輅草數百字與之雖不足以盡公然諸君因之
補所未及聲韻之作亦足以取資矣

崇百藥齋三集第十二

陽湖陸繼輅祁孫

墓表　墓誌

候選道前兩淮運使廖君墓表　代長沙公作

道光四年正月乙亥前兩淮運使廖君終于順慶私第春秋七十有四訃至江南江南士民雪涕相告語若猶憾君壽之不延而門生故吏爲位而哭者所在多有蓋君以殊勳顯名當世顧其宅心行政脫然一出於至誠故既去而遺愛之在人如此也公子思芳先卒孫均承重以書告葬且徵文按廖氏自前明大理少卿錠始居蜀爲順慶府之鄰水縣人君祖廷玉本生祖廷獻考能

容並
贈中議大夫兩淮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祖妣馮本生
祖妣杜妣劉並
贈淑人君諱寅字亮工由縣學生中式乾隆四十四年
舉人六十年大挑一等分發河南試用期滿補葉縣知
縣嘉慶三年充河南鄉試同考官五年
賜花翎
特授江南鎮江知府七年擢江西吉南贛寧兵備道十
三年擢兩淮都轉運使十六年失察家人被議降一級
以巡守道入候部選留京二年江南鹽巡道員缺次當
選而君疾作遂請急歸歸又八年而歿君之官知縣也

值
朝廷用兵川陝楚豫教匪忽聚忽竄出沒倏忽而葉縣
地當其衝方列兵城門為守禦計公子思芳奉命有所
稽察雜候騎出城五里許見兩人露膊坐柳樹下其一
人狀貌怪偉公子訝而睨之由他道還入城以告城門
兵朱中林公子去而兩人者至一為冀大榮中林舊識
也因迎與語詢同行者知為張掌櫃語稍洽相邀叅飲
肆中大榮陰欲洩之乘間語中林此非張掌櫃也劉之
協兵敗於鄧州去其衆將迂道入南陽圖再起耳中林
大驚目其儕使馳報公子公子方濯足跣而往從後掣
之協佩刀斷其褌繫之協俯護褌公子扼項仆之而君

帥吏卒亦至遂共前縛之協擁至縣鞫之是時嘉慶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也事
聞
睿皇帝大喜有
旨進君五階而冀大榮以把總用河南遷官者數人之
協江南之太和縣人故教匪大頭目乾隆五十九年起
事於河南郟縣稱爲天王至是始伏誅羣賊失其本師
稍稍解散經畧額勒登保等以次勦捕降斬四省悉平
君既以軍功特擢鎮江吏民意君武健惴惴恐不得當
而君仁慈煦嫗一以化導爲主暇則與諸生講治心復
性之學俾砥行爲鄉里矜式其後以轉運復來江南益

銳意爲

國家養士凡所羅致陽湖惲敬臨川樂鈞東鄉吳嵩梁南昌萬承紀皆曠世逸才高自標置君以盛德雅量周旋其間咸悅服執弟子禮惟謹君之在贛州也所屬縣復有倡習邪教者聚徒衆將爲亂曰周達濱汪濃望起會昌曰魏朝宗起安遠君偵知之不遽勦而手自爲教於禍福自召之理反復言之以三字斷句使人人易曉傳誦者聲淚俱下其黨相謂曰是摘劉之協者乃能諄諄告誡如此此其意欲全活我曹也不可負遂各擒其魁以獻論達濱等三人如律餘悉原之君之寬於用法而銷患於未形如此君娶於邱生丈夫子二長即思考

次思莊候選同知孫十二人均嘉慶十五年順天舉人
鼇飭江南鹽法分巡江甯道次圻河南布政使司經歷
次增縣學生次垣次堉次堪次域次埏次塏次墲次塄
次塤曾孫七人鑾章慶趾鉉章黼昭長馨鏞章長齡均
等以某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振威將軍安徽巡撫長
沙陶澍表

潁州知府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珊字介純先世南昌人遠祖汝材明僉都御史
始遷漢川縣之周陂鄉桐疃曾祖岳
贈中憲大夫奉天府治中加二級祖世棟任山東鹽運
使司濱樂運同父修程任江南金壇縣丞母萬君嘉慶

十二年舉人十六年進士分發安徽以知縣用權桐城補天長調合肥二十四年

大計卓異求及引

見

特旨陞泗州知州旋署潁州府事道光二年又奉

特旨陞廬州知府大府奏調潁州以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官春秋四十六君擅文譽最早甫弱冠即名動公卿聞海內文學之士願納交者甚衆君益意氣激發以古人自期及來安徽又與無錫薛君玉堂武進李君兆洛海甯查君揆以經訓吏治相切劘名籍甚余與君定交在三君之後而君彌留之際氣絕復蘇諄諄以墓

石爲託君子幼不能詳知君志行僅就余所及見者三事爲文以報君其一事君既調合肥相度地勢高於他縣不能蓄水雨澤稍不應期耕者即束手無計以故年屢不登君與紳士耆老議每田十畮捐二十之一以爲塘民初難之君親歷鄉村諭以周官溝洫之制蓄泄之利民乃悟役既興又爲之獎勸勤惰塘卒以成自塘之成逮今五年歲常大稔其二事泗州多水患歲洊饑居民苦之尤甚於合肥之苦旱前牧請挑濬濉河冀水有所容凡歷三牧假帑至七萬三千有奇每年攤入地丁銀征納號爲河帑泗民未享濬河之利反受帶征之累君甫上事即啟請奏免以舒民力使相孫公玉庭大爲

君言通諭三江有類泗州者州縣以聞於督部督部以
聞於
朝竟邀
恩旨得免其一事君之署潁州也有河南姦民邢名章
者習邪教將爲亂署軍師元帥等僞官先復讐於阜陽
之岳家莊奪其室居之會大雨期雨止入潁州城君聞
警急召營官部勒步騎百餘人冒雨出城城中士民叩
馬而阻者以千計不可則願隨往爲聲援君命人持草
一束既至岳家莊四面深溝雨甚水漲不得渡賊望見
大譁笑于是持草者偕君指爭前投草溝中水暫塹君
鞭馬先馳州將及兵各大呼繼之賊出不意倉猝散亂

遂縛名章及其孥以歸事聞
賜花翎擢廬州嗚呼君以外吏再邀
特達之知使稍假之年所建樹寗止於此卒之仕不盡其才權不副其志學不竟其業此在造物者往往有然而君又值之爲可悲也君遺詩十二卷續五卷文二卷詞一卷劉氏藏書記十二卷配恭人方氏妾張氏並守志男子子二人祿幼殤德滋女子子五人壻曰汪爲桂王敦臨金大鏞餘未行道光五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蘭芽茁霜與期雲上天風汨之吁嗟劉君止於斯

內閣中書徐君妻陳安人墓誌銘

於虖女子從夫至弱冠登上第內直秘院外掌文衡才名聞於四方著述傳之百世如此亦可無憾已乎曰無所憾矣然而憂傷覊遲疾病顚頓卒以損其年命則又何哉於以歎古君子身處貴顯而性情之際亦往往有悵然不能自解者特文辭游覽節宣爲易耳中圭既無可寄託以自疏放壽命愈以不延於虖斯愈可哀矣余與同歲生徐君星伯不相見十四年矣會以官滿入都急過訪之時除婦服已五月留余坐繐帳旁剌剌譚別後情事因稱其配陳安人之賢且曰葬有日矣惟是藏幽之文未有所屬而吾子適來敢以爲請又曰吾妻之亡也疾深矣然吾嘗夢亡友方二勛者來邀余作冥官

余辭以親老方沈思良久曰此職婦女可代姑以告之主者未幾而吾妻溘逝是殆代我死邪夫鬼神之事儒者不言冥中即有官司亦安事婦人此誠不足深論而安人之所以爲賢又非有奇節偉行之可述宜星伯悲之之深久而無可自慰也安人年二十三歸星伯時星伯已舉京兆試充 宗學教習又三年以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又三年授編修兼領 武英殿文穎館唐文館纂修提調程課促迫間十許日始一歸休沐凡定省溫凊之節悉以委之安人星伯側室子安人婉嫕兩姑間動合禮意又二年星伯視學湖南乘傳先往安人奉舅姑後至至之日稱觴於使院時安人已先受六品

封翟茀上壽戚族以爲榮語次星伯泫然流涕曰此爲亡妻平生開口一笑甫一年而余戍新疆荷戈出嘉峪關矣安人在室即有氣逆疾嫁而逾劇每疾作輒暈絕逮星伯下湖南按察司獄籍沒籃篋逮繫僮奴盡室驚擾安人上寧舅姑下撫子女憂憤不形於色凡九十日獄詞具星伯衣短後首塗安人奉舅姑北歸當此之時同官屬吏無一介存問資斧缺乏水陸間關僅以得至而夫婦死生契濶相見未可期都門第宅又毀於火家日益困心日益傷疾屢大作狀尤險怪醫師驚阻罔知所治星伯在新疆九年以修志成得釋成其明年

今上登極特授七品清要安人涕泣感荷

國恩以爲自今夫婦冀得相保乃星伯歸六年安人疾終不平以致不起時道光五年五日八日也年四十有七星伯之所言者如此星伯所不及知與知而不及爲余言者不可得而詳也安人諱壽娥山陰人父凱官城武丞母某孺人生安人數年而歿繼母某孺人星伯名松內閣中書舍人子祖望宛平縣學生孫守元安人之葬以八年月日其地在京師某門外某鄉銘曰

夫子之志窮愁箸書惟安人之賢與其千古其無爭此旦夕以安于其居

韓孝女僑葬誌銘

韓孝女名孝梅宛平縣人父藻乾隆間舉人江南東流

知縣母陳夫人孝女有夙慧年十餘讀詩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卽掩卷涕泣終日嘿嘿有所思旣長有請姻於東流君者女聞大驚白陳夫人願終養不嫁東流君不許女伏地頓首出血慟哭固請良久東流君泣然命女起曰吾覘汝久矣今從汝志女乃大喜會東流君去官貧不能歸諸子先後出謀養女代陳夫人執家政暇則侍東流君讀書賦詩論說史事以爲笑樂東流君陳夫人怡然忘其身之在客也久之東流君年老病篤女自爲靑詞刺臂血書之請減已祘益親筭于城隍神祠祠中仙靈鬼物泥壞壁畫次弟跪拜哀泣陳懇語往復不已守祠者不忍聞掩涕引去而東流君卒不起女

每發聲長號左右婢妾皆哭弔者汍瀾沾襟鄰婦相呼避歸母家而女亦毀㦤垂斃氣不絕如縷陳夫人撫之而泣曰吾老矣兒甯不少待耶孝女張目應曰不敢于是稍稍輟哭强起進饘粥逮易衰麻權家政如故東流君好讀書女盡發寓舍所藏侍陳夫人午食竟則詣東流君畫像前抽一帙置案上旁立展卷卷盡更易他帙日三帙以爲常自東流君歿之八年陳夫人亦病瀰留之際凡子若婦若他女若孫若外孫並有所訓誡獨於女注視無一言而女已於是日絕粒食作書報東流君兒力竭矣母疾終不可爲行奉母見吾父地下嗟乎伊古以來人子之事其親未有以身殉爲孝者孝女之意

謳以爲悲而生不如樂而死死侍二親如平生歡耳於
序百年亦易盡矣泉途之就養果無窮期邪未敢以爲
信也孝女既不食家人勸阻百端不聽一日若見嘆夫
人自外至急呼曰母來矣遂絕時道光四年九月十一
日也年四十有二越八年月日兒保葛僑葬孝女于懷
甯縣某鄉某原銘曰
嬴博之葬聖人以爲知禮是惟孝女之臺既安既固俾
魂氣還於故居以忘其軀

朱烈女墓碣銘

陸繼輅曰甚哉童養之非禮也雖然單門寠族或墮地
嫂母非仰哺他氏勢必不育情事悲慼知而越焉抑可

哀已然其中又有不幸而夫死者復以從父之禮責焉是重失也夫古先聖王誠未嘗繩人以死而忽有一人貞志慕義不驅而趨星雲麐鳳之瑞奚過焉況以下殤之年從容舍生視為固然無所跂勉如朱烈女者乃所謂夙惠者也烈女名義娥寧國縣東鄉人今泗州訓導元鼎女晬失乳將乞養于同里仙氏仙大葵者請於元鼎以配其子孫柳因以女歸女在仙氏九年年又加一而孫柳殤女方出痘號慟自抉其痂流血被體姑抱持之願易婦為女女益悲曰父命為婦不命為女今女我行且嫁我矣遂不食竟以死時道光四年二月也大葵元鼎以女幼故不敢以聞于行省越八年五月巡撫鄧

公廷楨知其事始爲具疏題請
旌門祀祠如律此其合葬之墓銘曰
生不同樓死同壟赤豹文貍迒遊戲我表玆邱許千世
執戈無碭箸左氏葵有他孫當柳嗣俾柳成人女之志

無爲知州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用錫字福田武進人曾祖樞有隱德以子官封
奉政大夫左春坊庶子祖星煒乾隆十三年進士工部
左侍郎父謹之二十四年舉人禮科給事中母湯夫人
湯夫人父先甲以直言受知
純廟學者所稱時齋先生者也湯夫人少稟庭訓矜尚
氣節給事君歿雉經以殉事

聞得
旨旌門祠祀如例而
特贈給事君鴻臚寺卿本生父種之三十一年進士右
春坊贊善本生母陳夫人繼母史夫人生母毛太宜人
吾鄉仕宦劉氏爲尤盛支㭊支定旣先後入相而少司
空與從子躍雲復相繼爲卿貳鴻臚贊善兩君又皆早
達內値機庭外操文柄君幼習華膴多聲色裘佩之好
弱冠卽入貲以河丞待次畿輔嘉慶七年余下第暫留
京師君嘗奉督部急檄冒盛雨馳騎入都造余寓舍易
濕衣余止之宿因戲請君官有何樂而行億乎君笑不
答申旦别去自是與君不相見垂二十年後余司訓合

肥君由宿州任降調捐復補無爲知州以事謁府歲常三四至留或十許日余見君謙謹儉素大異少年時從容問君近日頗讀書邪何氣質變化之速也君正容起立應曰用錫非能讀先聖之書也所讀乃陰隲文覺世經耳余邀君復坐請竟其說君乃言曰用錫幸生積貴之後席履豐厚而不察其由來今乃知一粟一縷皆先人積善之所留貽用之如泥沙澤且竭矣大懼世德之不延以貽憂地下欲自修省而未知所從入之路惟此二書文辭易曉置之案上每日入則嘿誦一過自計畫之所爲不相背馳乃敢即安五年於此矣嗟乎士以躬行爲貴耳章句之儒日誦經傳至數萬言使無一言徵

之實踐卽程子以之比于玩物豈過論哉陰隲文覺世經誠道流依託之所爲經師文士之所不屑道然觀其所勸所懲條目簡質以之省身寡過事實而易行言近而可守書不云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余與君不相見久固疑君氣質之有異而不圖君知非之早向善之誠乃能如是使天假之年造詣豈復可量故于君之暴亡不自知哀悼之過情也君官無爲六年甚得民譽而吏胥多怨之者遂爲所訐道光八年三月詣行省置對事白將行矣四月十八日晨謁上官還至寓室忽偃仆醫來氣已絶曾無纖芥之疾時距芒種節尙六日暑縣盛翼日歛面如生年四十有八君配湯宜人繼配趙宜人

男子子四人長承恩殤次承惠次承忠次承志女子子七人兵部郎中朱金質兩淮鹽大使倪䘵現候選布政司照磨蔣子軾海寧州學生陳溥其壻也餘未行昔方侍郎苞誌查編修愼行亡其事狀遂就所獨知于編修者述焉而以爲他事固可不具今君所自言于余者已幾幾乎見過自訟則其他倘何足言者乎他日承惠等以此文納君之藏不病其略而易焉是君之所賴也余第使君名見于余文如蘇文忠之於王晉卿斯已矣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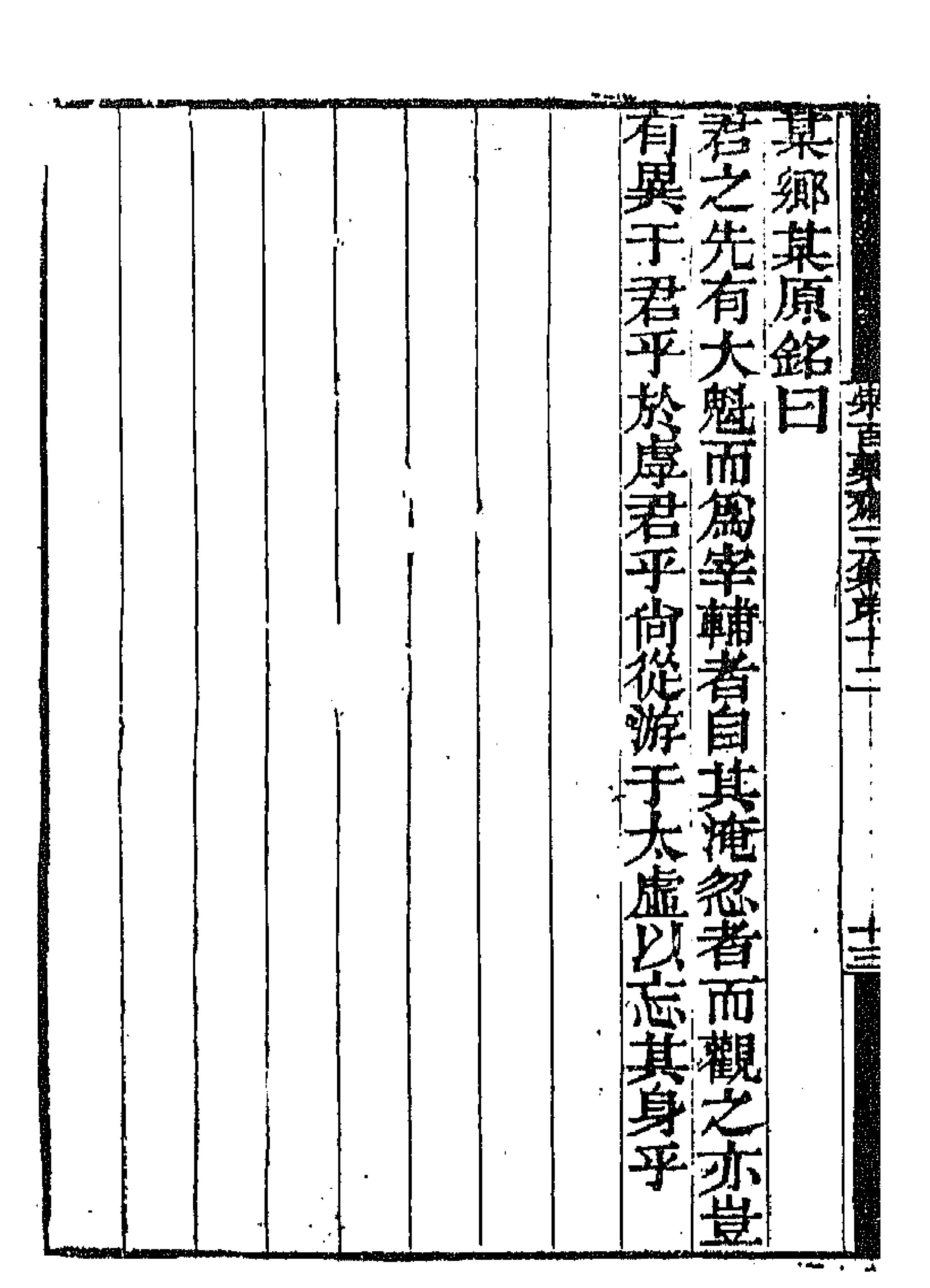
馬蹟平遠龍游蜿蜒君子之澤五世是延蓄德艱哉不節斯匱世祿之家隆隆易墜處士修行乃毓司空鴻臚

繼之其積益豐粲粲門子非性之殊以飽以醉以耗其儲猗嗟劉君不遠而復省愆如耘甘耆若穀奈何不祿中歲云殂未竟之志以昜諸孤

建德訓導呂君墓誌銘

嗚呼人生窮達修短至不齊矣是皆有主之者邪一一較量而差等之將不勝其繁勢不能無所寬縱夭枉而人之偶值其誤者幸不幸於以分焉自古聖賢豪傑無不俯首斂氣順受而不辭降而至於文字聲律之能一官一邑之任其顯晦得失又豈足道哉吾友呂君子翰詹之所宜學無所不學州縣牧令之所宜習無所不習乃進不克居侍從之班外不獲受百里之寄鬱鬱以死

抑獨何歟吾意主者之誤其類乎此者殆多而不可勝
竣而吾儕小人各就其意之所暱與目之所覩見而悼
歎惋惜之亦所不禁也君諱星燕字君爽陽湖人考光
復乾隆間
召試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君中式嘉慶九年順天舉
人二十二年大挑一等授建德訓導官滿巡撫江甯鄧
公將以吏才薦而君不及待以道光八年六月戊戌卒
於安慶寓舍春秋四十有九時余與君同轄省志旦夕
相見頗訣顧余曰已矣君試爲推原其故以志吾之墓
嗟乎此豈有故哉特君之偶值者如是焉而已君之孤
慰祖故從余游以是年月日奉君柩歸陽湖越月日葬



某鄉某原銘曰

君之先有大魁而爲宰輔者自其淹忽者而觀之亦豈

有異于君乎於虖君乎尚從游于太虚以忘其身乎